



海·上·活·地·狱

版

叙



鸳鸯胡世派

魏绍昌主编

礼拜六小说

雷珠生著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二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仙都，声色歌艳，纸醉金迷，陷阱重重，危机四伏。如不慎失足，便如同踏入地狱之门。顷刻，粉黛便为骷髅，美人则为罗刹……本书把旧上海的种种怪现状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写荡妇、写娼妓，还是写浪子、写嫖客，主旨都在于为世人作当头棒喝，大有讽喻社会之功效。

目 录

- 第 一 回 公园遇碧玉浅笑轻颦
归路逐芳踪目挑眉语 1
- 第 二 回 密地传书春生翠袖
高堂作梗泪湿青衫 5
- 第 三 回 淑女爱时髦学歌习舞
萧郎成陌路气短情长 9
- 第 四 回 四星妖艳引蝶招蜂
三少风流拈花惹草 13
- 第 五 回 解罗襦毕呈处女美
拥香衾贪恋少年郎 17
- 第 六 回 闯艳窟施展偷香手
乱场规怒打急色儿 21
- 第 七 回 飞絮逐车尘缘慳一面
落花随流水病卧孤衾 25
- 第 八 回 诉前尘伤心挥热泪
闯卧室笑语展春风 29
- 第 九 回 浅笑轻颦参观施雅遫
香温玉软误会发娇嗔 33
- 第 十 回 明星酒醉说风骚
舞女情痴寻月老 37

- 第十一回 施勾诱乘机唱淫曲
爱自由失足误终身 41
- 第十二回 漏泄春光良缘拆散
撵走恶仆密地潜来 45
- 第十三回 秘密传书喁喁订幽会
老羞成怒汲汲效私逃 49
- 第十四回 惩奸淫捉将官里去
探心愿但听口中言 53
- 第十五回 观新剧眼波传密电
赌东道笑语展春云 57
- 第十六回 欲擒故纵假意发娇嗔
好色登徒深宵蹈陷阱 61
- 第十七回 堕圈套损失阿堵物
慕虚名结交欢喜缘 65
- 第十八回 求得之良宵伴舞客
情极了锦帐度春风 69
- 第十九回 一榻横陈戏调雅谑
三更对语艳说风情 73
- 第二十回 舞后使标劲泪湿青衫
腻友谈体己情多红粉 77
- 第二十一回 柳媚花娇癫狂蜂蝶
钗横鬓乱惊散鸳鸯 81
- 第二十二回 迷香洞偷掀翡翠衾
急色儿戏搽芙蓉粉 85
- 第二十三回 夜灯对语梦醒春婆
粉墨登场魂消浪子 89
- 第二十四回 隔座逗灵犀心心相印
临行订暗约语语双关 93
- 第二十五回 邂逅冰场衷情细诉
晤言绮室心骨皆酥 97

- 第二十六回 病入膏肓魂归碧落
惊闻噩耗泪湿青衫 101
- 第二十七回 交际场孽缘初识面
自由花跳舞暗挑情 105
- 第二十八回 灵犀先返丁香舌
欢舍同庚子夜歌 109
- 第二十九回 结合两情浓享受艳福
频翻三尺浪饱吃虚惊 113
- 第三十回 一夜恩情良缘成画饼
三角恋爱醋海起风波 117
- 第三十一回 泄春光阿舅训娇娃
遣驱逐流氓露本相 121
- 第三十二回 问根由妙舌灿莲花
了纠葛香车迎桃叶 125
- 第三十三回 舌剑唇枪春风满座
冤家狭路丑语狂言 129
- 第三十四回 片刻欢娱香温玉软
一言恫吓胆战心惊 133
- 第三十五回 自作伐勾诱离婚妇
遭遗弃怒打薄情郎 137
- 第三十六回 黄金势力压服雌威
艳婢情痴偷尝异味 141
- 第三十七回 玉门偷渡春色露深闺
艳窟宵征冤家逢狭路 145
- 第三十八回 恶作剧网张八面
可怜虫惊失三魂 149
- 第三十九回 忠言规劝莫越雷池
女扮男装突出虎口 153
- 第四十回 多情女调侃未婚婿
白相人迁怒富家翁 157

第四十一回	后悔嫌迟哼歌伏法 良缘结合密爱轻情	161
第四十二回	同学友筵前调雅谑 捉刀人背后说风情	165
第四十三回	浅笑轻颦名花倾心阙少 翻云覆雨信人窃听春声	169
第四十四回	露破绽饰非文过 求宽恕语重心长	173
第四十五回	香肩并坐情话喁喁 美貌无双芳心可可	177
第四十六回	解罗襦有心露色相 订鸳盟耐性保贞身	181
第四十七回	不曾真个尽够消魂 未免难堪要求无理	185
第四十八回	鹊巢鸠占醋缸泼碎 量珠聘玉金屋藏娇	189
第四十九回	奸情破露跳楼脱逃 大度包容丢枪规劝	193
第五十回	试贞操红灯照锦帐 成嘉礼绿酒醉洞房	197
第五十一回	汽车夫狂谈恋爱史 登徒子空惹单相思	201
第五十二回	恶作剧姊妹花被困 生急智富家子解围	205
第五十三回	香温玉软真个魂消 弃旧怜新流连忘返	209
第五十四回	赴高唐名妓托终身 谋嫁娶良朋定妙计	213
第五十五回	冶叶为盗富室丧巨资 良人失踪娇妻惊破胆	217

- 第五十六回 良朋作说客舌灿莲花
阿母嫁娇娃爱逾拱璧 221
- 第五十七回 身为情俘左右为难
愿作偏房团栾欢叙 225
- 第五十八回 闭门不纳多情婿
骂座难为薄幸郎 229
- 第五十九回 难拾坠欢老羞成怒
相逢狭路软语攀留 233
- 第六十回 流氓吃干醋气走娇娃
阿母使促狭惊回绮梦 237
- 第六十一回 入天台了却相思债
到杭州顿生闲是非 241
- 第六十二回 游名胜情话喁喁
写电报归心急急 245
- 第六十三回 湖滨为情俘作茧自缚
灯下劝娇娃执柯为媒 249
- 第六十四回 梦醒作猿啼苦衷细诉
巢空知凤去行迹可疑 253
- 第六十五回 弄假成真几占脱幅
欲归不得重订行期 257
- 第六十六回 临别话家常心长语重
相逢谈身世交浅言深 261
- 第六十七回 悦宾楼高朋醉酒
彩云院狎客移茶 265
- 第六十八回 烟榻横身无聊触忌讳
电灯照面余兴说嫖经 269
- 第六十九回 罗袜溅乌泥圆肤踏损
青庐迎碧玉美眷完成 273
- 第七十回 心劳术拙求作秘书
命薄才多甘为妾媵 277

第七十一回	小星在户饶舌正虚名 美眷如花灵心调雅谑	281
第七十二回	试按摩魄荡魂飞 问根抵谑浪笑傲	285
第七十三回	坤伶演剧颠倒众生 案目感恩思量厚报	289
第七十四回	眉梢传语勾起相思 石上无缘空劳撮合	293
第七十五回	性博士先容遭拒绝 奇女子复活说真情	297
第七十六回	航大海笑语戏郎君 营华夏央媒求姬妾	301
第七十七回	富家子饱看美婵娟 模特儿畅谈旧历史	305
第七十八回	感慨沧桑当筵话旧 完成眷属满室生春	309
第七十九回	富家儿得陇望蜀 女拆白覆雨翻云	313
第八十回	凤去巢空徒遗后悔 口诛笔伐结束全书	317
附 录		
周 序		322
张 序		323
赵 序		324
赵 序		325
许 序		326
自 序		327
编余赘言		328

第一回

公园遇碧玉浅笑轻颦 归路逐芳踪目挑眉语

上海号称模范商埠，文化发达，全国无出其右。一般青年生长斯土，沾染了时髦习气，大抵爱好自由，侈谈解放。不幸而生在顽固家庭中，父母专制，不能原谅儿女的志愿，演成惨剧，如沈剑飞的自杀，郑杏娟的蹈海，已所见不少了。这个虽是新旧两派的激变，实在是由于社会教育幼稚所致。那么小说是社会教育的完善课本，具有针砭末俗、改良社会的能力，因是编著《上海活地狱》说部，以作一班失足青年的药石。宗旨说明，言归正传。

话说时逢七月，上海法租界举行提灯会，庆祝法兰西民主纪念。今年多了一班精武义勇团加入，格外来得热闹，还有各教火员各团体，也都兴高彩烈的参加提灯，如此盛举，宜乎轰动全埠。等到黄昏，法大马路上车水马龙，已挤得水泄不通。两边水门汀上，亦然万头攒动，踵趾相接，使人有行不得哥哥之叹。霍地有两个时髦少年，在人丛中挤得吁吁地喘气。他们俩是上海滩上有名的阔少，一个叫做花芸生，一个叫做李石痴，两人都是行三，所以交际场中都称他们三少。那芸生素性突梯滑稽，当下便向石痴悄悄地说道：“老三，你立在这里，看我弄个狡猾，把眼前许多触老驱逐个干净。”说罢，挨身挤到三叉路口，使促狭高声喊道：“看啊，提灯都走向民国路去咧！”话声未绝，立在那里的观众。果然和潮水似的，齐向民国路涌去。芸生和石痴才得大摇大摆的，走入一所番菜馆，吃大菜，看提灯。一刹那军乐悠扬，爆竹劈拍，提灯队自东而西，向法大马路行来。那一班观众，便又涌回出来观看。但见五花八门，目不暇给，足有走了一小时，方才完结。观众便如鸟兽散，有一班余兴未尽的男女，都来法国公园游玩，顺道看放外国焰火。不多一回，偌大一个公园，几乎要宣告客满咧。

那芸生和石痴好似药料里的甘草，凡有交际，缺不得他们的。这时早已购券入园，在电灯光下彳亍而行。耳畔只听得笑声哭声和唤哥呼弟声，闹作一团。芸生便向石痴说道：“我偏要闹里找个清静所在立一回哪。”一边说，

一边向河边走来，果然游人稀少。正行间，石痴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唤，“石痴兄”，连忙回转头去，瞧科是季率尔一人兀立在河边，便答道：“独乐不如与人共乐，率尔为甚子身站着？”率尔答道：“弟性好静不好动，挤在人丛中搅得头昏脑胀，倒不如在这里背水面立。焰火本宜远看，人潮却涌不倒这里的。”石痴正拟回答，霍地迎面来一华服翩翩的公子，见面就和两人打趣道：“原来你们俩躲在这里，累我满裤裆捞不着。”芸生含笑说道：“小朱，和你两个月没见面，只道你被老婆软禁在家里了。”石痴讷言道：“介如，我找得你好苦啊！凡你相识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曾找到。昨晚在近西跳舞场遇见了婉春老八，我问她这几天遇见过你吗，她说你躺在红绿砖医院里；我问可是梅毒发作了，她说对啊，打过了三次六零六，鼻子烂去半截了。”介如含笑说道：“你莫替我放屁吧！缘你这个急色儿，喜欢捞清白，总有一天烂去鼻子的。”芸生霍地斯文文的问道：“玩话莫说，你究竟到哪里去的？”介如答道：“被家兄拖着到庐山去避暑的。”芸生问道：“为甚不写信告知我们呢？”介如笑道：“只因你俩抖乱成性，家兄怕你们也赶到庐山来抖乱，不许我和你们通讯。”芸生道：“岂有此理！向来我们遇着了令兄，总是很客气的。现在他既当我们忌客，以后遇着了，这却要和他大抖而特抖了。”

说到这里，但听远远的游客嚷着：“放焰火咧！”接着空中劈劈拍拍，火星四溅，显出许多红色明火，光芒足有黎明时的旭日大小。于是三人一溜烟赶往放焰火处，想去仔细打量法国焰火究竟怎样制造的。那知走近瞧瞧，外观是一双长圆纸匣，绝似电筒，又好似爆仗，内容变化无穷，一经燃火，劈拍上升，放出许多花样来，全用干电扎成，和中国焰火截然不同。他们三人看了一回，介如便邀同两人迳往群玉坊素娥老七家打茶会去了。暂且搁过一边。

且说季率尔独立河边，仰着脖子，聚精会神的看焰火。不料放了十几杆，霍地不放了。一般观众只道已告结束，有的回家去，有的在公园里随意游玩。那季率尔正立在河堤上划火柴吸香烟，忽见一个妙龄女郎和一半老徐娘，从面前经过。那率尔原为猎艳而来，这时一阵非兰非麝的妙香，随着凉风刺入他的鼻观，慌忙定睛观看，无如说时迟那时快，彼姝已走向河边去了。率尔怎肯轻轻放过，也即移步而前，见她们俩立在河边玩水，率尔也到临河驻步。时虽夜半，电灯照耀得和白昼仿佛，便把彼姝仔细打量。只因面河而立，瞧不见面目，但见梳着一条乌油油的发辮，上段扎着二寸不到的银

线。身上穿着白夏布衫裤，白丝袜，白帆布的高跟鞋。再看那半老徐娘，亦然一身缟素。那时彼姝却巧转身欲行，正和率尔打个照面，四目对射，彼姝便瓠犀半露的盈盈一笑。率尔便像吃得下肚似的，瞧她生着一个白而且嫩的鹅蛋脸，香发如云，额心垂着疏疏的前刘海，长眉入鬓。妙不过一双俏眼睛，黑白分明，临去秋波那一转，能令人魄荡魂消。鼻准如琼瑶，皓齿如编贝，小口如樱桃，腰肢婀娜，身裁不长不短，年纪约摸十六七，身上穿着一身素服，格外显得秀在骨里。真是天生尤物，而且似曾相识，好像在那里见面过的，故尔她也向我笑盈盈，似乎要想和我招呼。我因一时想不出她是谁，不敢贸然和她搭谈。便一边想，一边在后随行。

看官们，你道彼姝是谁？原来是个小家碧玉，姓耳东陈，闺名叫做丽娟。同行的那个半老徐娘，是她母亲李氏。彼姝的父亲陈景山是做叫货生意的，不料命途多舛，去年夏天患了肺病，卧床半载，非但货本吃完，还弄得债台百级，直到今年五月里一命呜呼。身后萧条，只好草草棺殓。膝下无儿，就只有这一颗掌上明珠，年当二八，本来在教会学堂里读书的，现在母女俩度日艰难，靠着做针黹聊资生活。那么，怎得会有闲钱和兴致，出来看提灯和游公园呢？只因李氏常在家中啼啼哭哭，丽娟纯孝性成，瞧着老娘终日泪洗面，只怕忧能伤人，再有三长两短，听着自己孑然一身，怎能生活，所以千方百计想引老母开怀。今晚有此提灯盛举，并悉母舅是义勇团员，预先扎着龙灯，整备加入游行，便向他索得两纸公园入场券，等到黄昏，便和李氏出外先看提灯，然后到公园看焰火。当下遇见了率尔，见他目灼灼似贼的紧随不舍，理当惊魂欲绝，一溜烟逃去，她却如若无事，依然母女有说有笑，慢慢前行。难道她穷了失智，想做滴白，勾引率尔不成？这却她还没有到这地步哩！原来她的记忆颇强，瞧料率尔似曾相识，一经思想，忆及在某女校看游艺会，遇见他带着许多学生排队而来，虽不晓得他的姓名，料必是个教员，既非流氓拆白党，自无用恐怖和逃避咧。

那李氏两次回头返顾，见个少年虽不像下流，然则紧紧钉梢，终究不怀好意，便向丽娟道：“夜已深了，我们回家去吧。”丽娟答道：“母亲，又在那里放焰火咧！一年只有这一宵，看完了焰火回去不迟咧。”说着，便择游客稀少的地方驻立。不料一班滑头少年，如蚁附膻似的，络绎而来，不多一回，丽娟的前后左右约摸有五六十个滑头少年，嘴里都是不三不四的讲张。有的科头评足，说她穿着一身缟素，好像小上坟里的萧素贞，有的说是个尚

白，丽娟装做不曾听见，只管眼望着天空看焰火。霍地走来两个白相人，身都穿着本色印度绸的衫裤，手里都拿着很长的司的克，一望而知是个游手好闲。两人把母女俩仔细打量了一回，便和丽娟面对面立着。一个五短形的小壮块头说道：“小宁波，这双寡老倒的确是个人家货哪！”那个瘦长条子说道：“你看了夹层里去咧！这是一块坐庄咸肉，那一个便是咸肉庄上的老板娘。你可佩服我的眼光比你精明吗？”那母女俩和他们相离咫尺，听得清清楚楚，李氏便一手拖着丽娟，疾行而前，嘴里咕哝着说道：“触霉头，我闺女不看灯，不高兴出来，都是你起劲要赶出来，被这个触老羞削，真不值得啊！”本则母女俩总向空处走的。现在为避人耳目计，偏向人丛中觅路而行。

走了一程，李氏回顾背后无人钉梢，方才姗姗然向门前来。不料走出公园，丽娟耳畔听得一声干咳嗽，张着俏眼睛观看，见是河边遇见的那个教员。原来季率尔在公园中瞧料两个白相人说笑丽娟，他就退远了几尺。霍地见母女俩逃也似的向人丛中走去，连忙飞步追赶，却已踪影全无了。亏他心思灵巧，料想园中人山人海，无处找寻，便一脚边奔出公园，在要路等候。一刹那果见母女俩姗姗而来，忙向丽娟递了一个暗号，犹恐被她母亲看破，只好远远地钉梢。心想：“今晚虽不能和她搭谈，只须认明了她的住址，后来日子正长，仅可从容设法，管教入我个中。”这是猎艳家的独幅念头，换一句话说，就叫做单相思。正是：

火树银花开不夜，衣香鬓影惹相思。

欲知率尔能否与丽娟搭谈，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密地传书春生翠袖 高堂作梗泪湿青衫

却说陈丽娟刚届妙龄，初开情窦，生殖系诸器官由渐发育，上月第一次月经来潮，吓得她什么似的。奔到李氏跟前，呆着面孔说道：“姆妈，不得了，我的小命要送掉咧！”李氏很惊异的问道：“你吃得进撒得出，好端端怎会送命呢？”丽娟答道：“刚才你到袜厂里了，我兀坐在房中做洋袜，蓦地里冲出许多鲜血，吓得我魂不附体，恰巧你回来了。”李氏问道：“鼻子管里呢，还是嘴里冲开来的？介凉必是受了热咧。”丽娟羞答答的说道：“都不是，从那个东西里冲出来的。”说着，伸出了纤指向自己小腹下指着，两片粉颊却已羞得绯红咧。李氏笑得合合地答道：“痴丫头，怎么老毛病来都不懂的！这个叫做月经，做女子的长到十六七岁，发育完全，就按月有这月经来潮。若然嫁了丈夫，得胎妊娠，月经停止，要待生产后再闭若干时，月经始通。那么我说明白了，下月再来你可不用害怕咧。”一边说一边卧床背后拿出一件青布制成的东西，授给爱女；并向她说明用法。那丽娟就此变了成熟女子，爱修饰，喜看美少年，这是春情发动时应有的表现，基于生理而来，凡属妙龄女郎都有的。所以在这青春时代，容易受男性诱惑，容易失足堕落。陈丽娟是个略识之无的小家碧玉，生长在这上海地方，耳濡目染，在在足以引动春心，故尔年届二八，情欲之念，时常冲动。这不是小子故甚其辞，看官们留心观察，凡属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平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发身较迟，情欲较淡；那小家碧玉，自小耳闻目见，都属不规则举动，成熟较早，欲念亦较浓，这是天演的公例。然而也有富家闺女，摆梅乍屈，即有暧昧行为，这必是家教不严，放任她们逛游戏场，看戏观光，自小接近声色，情窦早开，性欲自易冲动了。闲言休絮。

且说丽娟走出法国公园，瞧料个男子在要路守候，似作不知，只管同着老母循途转往马立斯。率尔为恐被李氏瞧料，只在远远地钉梢。那母女俩走到爱多亚路，只见汽车转来不绝，只好驻立以待。率尔心想趁此机会去向彼

妹探个消息，便疾行而前。走到丽娟身边，并肩而立，悄悄地伸手触着她的柔荑。丽娟侧过脸儿来，向率尔眯了一眼，并不发作。率尔快活得什么似的，以为这块天鹅肉早晚吃得着的。这时马路中已无汽车，一班站立的人都插翅也似的向对面奔去。那丽娟足穿高跟鞋，奔到水门汀上，不曾当心，一脚踏着香蕉皮，向外直淌，身体便像风吹杨柳似的要向地下栽倒。却巧率尔走到，慌忙伸手将她玉臂拖住，丽娟方得站稳，却已吓得香汗满身。回头瞧料老母还在马路中走来咧，便向率尔羞答答道：“若没先生相扶，我已栽倒地上咧！谢谢你。”率尔笑答道：“好说。女士府上在哪里？胡不雇坐街车呢？”丽娟正欲回答，不做美的李氏已走到身边，便道：“姆妈，我险被香蕉皮滑倒，可要坐车回去？”李氏答道：“马立斯就在目前，何用雇坐街车呢？”率尔听得分明，心想彼妹多情多智，当着老娘不便告诉我住址，特地引她老娘说出马立斯三字来，倒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多情女郎。他一边想，一边向马立斯缓缓地走来。

那母女俩走到一所东洋房子门面，李氏伸手敲门道：“周家嫂嫂，谢谢你来开开我啊！”原来李氏是二房东，自己住着一间楼面，楼下租给拉包车的周二夫妇住的。当下周二妻走来开门，母女俩移步入室，周二妻随手将门紧闭。率尔只好废然而返。走到西藏路口，忽尔掉转身来，重复向原路而行，心想彼妹既然这样多情多智，瞧料我钉到这里，她必定要子身走出门来的。况且她是小家碧玉，家中不雇仆役，容易设法走出来的。我已破工夫跟了她两小时，索性在这里再等一回，若然她重行走出门来，那末应了王婆对西门庆说的，有十分把握了。打定主意，便和热锅盘上蚂蚁似的，只在周家门前打盘旋。好得地临冷落，更深夜静，路上行人绝迹，间有几辆黄包车拖着人飞也似的过去，都不注意到有个痴汉在这里等婆娘。

小子且把他搁在马立斯。要提那丽娟入门时，回头瞧料率尔从门口经过，接着周二妻呀的一声将门紧闭，她便跟她母亲走到楼上房间里。李氏脱去裙衫，说道：“走得我脚跟儿热辣痛，还饱受这两个杀千刀的当面奚落。看的提灯和焰火，却都是寿星唱曲，和去年一样的老调，真所谓懊悔嫌迟哩！”丽娟道：“请榻上去睡觉吧，走乏了，当心发劳伤。”李氏便依言纳头便睡。那丽娟心挂着门外的少年，料想这时必然还在门外守我出去哩，他瞧料我住着破屋，明知是个贫家女，仍旧恋恋不舍，绝不像希荣慕富的浮薄少年，那么我若置之不理，辜负他一片爱我的盛情，自问良心，未免说不过去

吧。不过我若开门出去，虽则他是个教员，未必敢动手动脚的，但是羞人答答，教我怎样和他搭谈呢？想到这里，芳心和缰轡似的，乱了一回。霍地想得了笔谈方法，便向抽屉里取出纸笔，还恐被老母瞧破，便背转娇躯疾书数字，握在手中，立起身来，向桌上拿了一把铜吊，嘴里说道：“妈妈，我要去泡水来揩身咧。”李氏含糊答应，她便急忙忙走下楼来，拔门而出。

那率尔刚正在门外和穿梭似的走到第三十一个来回，才听得启门声，两道目光直射过去，只见走出一个浑身雪白的玉人来，仔细谛视，正是心上人儿。此际率尔好似买彩票的去看开彩，听得场中报数正和自己的彩票号数相同，快活得不知所云，连忙疾赶而前，嘴里自言自语道：“等我好苦啊！怎么到这时候才出来呢？”丽娟向他眯了一眼，硬含羞带笑，一溜烟向北去了。率尔犹如猫捉老鼠般似的，在后追赶。时值夜半，老虎灶正在打烊关门，率尔地陌生疏，不曾看清，只见彼姝推门直入，便向内张望，方知是老虎灶，他就立在水门汀上守候。

一刹那丽娟一手提着开水，袅袅婷婷的走来，率尔四顾无人，便放出偷香窃玉的手段，拦路截住，嬉皮涎脸的說道：“慢走，令堂睡了没有？可怜我恭候了半夜，两腿酸痛欲断，求你行个方便，许我到府上休息片时。”丽娟听说，吓得小鹿心头乱撞，要想夺路而逃，犹恐他跟踪入室，被周二妻瞧见了不是耍的，只好兀立着不则一声。率尔逼问三回，丽娟不得已，羞答答的回答道：“因为妈妈口渴，才叫我出来泡开水的，怎容得你跟我回家呢？”率尔道：“那么请你明晚到大世界共和厅相等，我有许多说话要和你面谈，千万不要失约。”丽娟摇头道：“我不能够一人出门的。”率尔长叹一声道：“早知如此，何必害我苦守在这里呢？”丽娟鬣犀半露的說道：“那个请你在这里苦守，你应该去责备那个。”率尔只是缠扰不放行。丽娟瞧料他面貌生得很清秀，年纪约摸二十左右，顿起怜才之念，便问道：“你可是当教员的？记得在某女校看游艺会遇见过你的。你的大名叫什么？”率尔笑答道：“初见面时就觉似曾相识，你的记忆力真好。我是春申学校里的国文教员季率尔。也要请教女士芳名。”丽娟便以直告之，说着，把手中的字纸条儿递给率尔，说：“夜深了，请带回府去瞧吧，我要回去咧！”率尔将那张纸条当作至宝似的，身边藏好，即向丽娟含笑作别。那丽娟还家，揩身睡觉，左思右想，直到天明才得入梦。

且说率尔雇街车回转西门家中，连忙拿出纸条，在电灯光下观看，上面

写道：

中元节家母独往善堂，祭奠亡父，午后三时，在新新屋顶花园相候。

率尔看罢，愉快万分，把纸条藏在里衣袋中，一壁脱除衣帽，登床睡觉。时当暑假，所以次日直睡到午时方才下床洗脸进餐。

那光阴和箭一般的过去，一刹那已七月十五。率尔在家吃过午饭，换了一套西式的哗叽衫裤，先往理发店整容，然后雇街车，迺抵新新公司。入门购票，迺登屋顶花园，四面找寻不见丽娟，只好在要道坐等。隔了一回，只见丽娟姗姗而来，连忙起立招呼，丽娟含笑颔首道：“你好早啊，来了几时了？”一边说，一边走到露天影戏场里并肩坐下。率尔笑答道：“承蒙宠约，敢不先来恭候？”接着有搭没搭闲谈了一回。丽娟霍地问道：“暑假将过，贵校只怕要上课了。”率尔答道：“下星期二开学。不知丽娟妹本学期在何处肄业？”丽娟很懊丧的答道：“上学期是在教会学堂里读书的，本学期只因家君作古，经济困难，不读书了。”率尔道：“教会学堂系属慈善性质，学费很廉，不知半年学膳费要多少？”丽娟答道：“虽则半年只需三十金，但是家君身后萧条，一时哪里有这笔闲款呢？”率尔笑道：“朋友有通财之义，我俩萍水相逢，订成知己，区区学费，不才愿为负担，请示日期，好亲自送来。”丽娟沉吟了一回答道：“承情照顾，感激殊深。但是家母非常顽固，等我回去征得她同意，然后通函相告。”率尔说道：“这是正当办法。敢问丽娟妹有过婆婆家没有？”丽娟听得提到自身的婚姻，顿然脸泛红霞，羞答答的答道：“没有。”率尔含笑说道：“我妹既未定亲，令堂决无不允我补助学费的。”丽娟一边唯唯答应，一边握着率尔的手，瞧他手表上已经五点哩，便起立作别道：“我要回去哩，恐家母先归，要查问我去处的。”率尔只好和她乘电梯下降，一路送她回家。临别叮咛：“明日务必写信告我。”并出一卡片授之，并说明门牌号数。

那率尔回家专候好音，不料翌日接到回信，大失所望。正是：

慷慨助资知己感，叮咛惠我好音书。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淑女爱时髦学歌习舞 萧郎成陌路气短情长

却说丽娟和率尔分手后，急煎煎回到家中，只见母亲已兀坐在房中，晓得要受训斥咧。果然李氏怒容满面的诘问道：“你一个人到哪里去的？照实说来！”丽娟撒诳答道：“我因独坐房中，想起父亲临死的光景，不寒而栗，才到门前闲望，霍地朱家两个同学姊妹走过，硬拖着我到学堂里去报名。我说没有学费不读书了，朱家淑芬姊说学费我借你，一定要来读的。姆妈，你想她这样盛情待我，叫我怎能拒绝呢？”李氏冷笑道：“这样要好的小姊妹，只怕还没有产生咧！我看你这几天无情无绪，和苍蝇摘去了头似的，路道不对，必定结识了男朋友，才肯替你担任学费，对不对？”这一语道破了丽娟的心事，吓得她低着头不则一声，心头忐忑不安。那李氏续言道：“丽娟，你不要肉骨头敲鼓冬冬，可知我只有你一件活宝，后半世要靠着你的生活。你不要学时髦，爱自由，东搭西搭。虽则我养你身不养你心，不能敲一世钉牢你的，不过你要嫁人，我最少限度要到手二千金茶礼，短少一个不成功。你要去读书，我也不来拖牢你。只要你生着眼睛，拣有辫子的拉，身家殷实，那么一世吃着不尽呢。不过民国时代，有辫子的少得很，况且上海地方，拆白党、白相人，多得满坑满谷，一个不留意，就要坠入他们的魔道，把你推到活地狱里去，那么你要懊悔嫌迟。还是趁早当心，免遗后悔。”

这一席话，的确是金玉良言，说得透澈而恳挚。丽娟沉吟了一回，说道：“读书也为想求些学问，以图自立。况且仍进教会女学，何来拆白党、白相人呢？”这时李氏的心火已平。便含笑问道：“你休来唐突老娘，朱淑芬不是富豪之女，何来闲钱借给你？究竟是谁替你出的学费？你尽管老实告诉我，我决不干涉阻碍。”丽娟心想早晚瞒不过她的，不如以直告之，便回答道：“是教员季率尔先生怜我半途辍学，殊为可惜，允许借半年学费给我，但是尚未拿出来咧。”李氏说道：“果真是教员呢。可怜你丧了父亲，无力攻书，解囊相助，这也是恒有事。这个姓季的多少年纪？成婚过没有？”丽娟